

中医古籍出版社

新編

宋本

XINBIANSONGBEN
ZHONGJINGQUANSHU

仲景全書

原著 張仲景(漢)



秦恩甲

整理



NLIC 2970660763

新編 (111) 目錄編年表



新編

宋本

仲景

XINBIANSONGBEN
ZHONGJINGQUANSHU

秦恩甲

整理



NLIC 2970660763

中医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编宋本仲景全书/秦恩甲编.-北京: 中医古籍出版社, 2010. 1

ISBN 978-7-80174-774-7

I. 新… II. 秦… III. ①伤寒论②金匱要略方论
IV. R2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92257 号

新編宋本仲景全書

原著 漢·張仲景

編者 秦恩甲 整理

出版策劃 楊 罡

責任編輯 吳炳銀

封面設計 鳳凰樹文化

出版發行 中醫古籍出版社

北京市東直門內南小街十六號 郵編 100070

經銷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

印刷 北京金信諾印刷有限公司

開本 880×1230 毫米 十六開

印張 二十九·五 字數 三六〇千字

版次 二〇一〇年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〇〇〇一~三〇〇〇冊

書號 ISBN 978-7-80174-774-7

定價 捌拾貳圓

錢叙

趙開美（1563～1624）於明萬曆一十七年（1599）據北宋元祐二年小字本《傷寒論》翻刻之，收於《仲景全書》。《仲景全書》另收《注解傷寒論》《傷寒類證》《金匱要略》。嚴格論之，既稱《仲景全書》，則不當收錄宋雲公《傷寒類證》及成無己《注解傷寒論》。當時仲景書善本極難尋覓，趙開美序已詳言之，收此兩書，亦無奈之舉。

秦恩甲先生研治仲景書多歷年所，排印本《仲景全書》收錄仲景書無疑義者《傷寒論》《金匱玉函經》《新編金匱方論》，名實相副矣。

讀書貴得善本。排印本《仲景全書》所收三書皆為善本。《新編金匱方論》底本為元鄧珍本。此書原藏上海寄觀閣，光緒二十三年丁酉（1897年）楊守敬得以讀之，於卷上末頁寫有跋語：「《金匱要略》以明趙開美仿宋本為最佳，次則俞橋本，然皆流傳絕少，《醫統》本則奪誤至多。此元刊本與趙本悉合，尤為稀有之籍。光緒丁酉三月得於上海寄觀閣，因記。宜都楊守敬」。經與趙開美本《金匱要略》校讀，二者非「悉合」也，而以鄧珍本最為佳善。後此書歸著名藏書家李盛鐸（1858～1937），盛鐸寫有如下書錄：「《新編金匱方論》三卷。漢張機撰。晉王叔和輯。宋林億詮次。元刊本。楊守敬跋。題尚書司封郎中充秘閣校理林億等詮次，晉王叔和集，張仲景述。半頁十三行，行二十四字。標題雙行大字。黑口。四周雙邊。前有高保衡、孫奇、林億校定序一篇，又後至元庚辰（六年1340）樵川鄧珍刊版序。收藏有五硯樓朱文長印、袁印廷禱白文、壽階朱文二方印、徐康白文方印、孫從添印白文、慶增朱文連珠印、石芝山房朱文長方印、貞節堂朱文方印。」（《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》卷三子部）。元鄧珍本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，孤本，國寶級文獻。秦先生收錄此書，極有精見卓識。

《金匱玉函經》與《傷寒論》同體別名，為《傷寒論》另一種刊本。該書結構與《傷寒論》大異，前為經文，卷末列方，保持《傷寒論》前論後方古貌。林億稱此書「乃王叔和撰次之書」；章太炎精研

《傷寒論》，深於文獻考據，《覆刻何本金匱玉函經題辭》稱「尋叔和已集《傷寒論》，必不自為歧異，且其《證治總例》言地水火風，合和成人，四氣合德，四神安和。人一氣不調，百一病生，四神動作，四百四病同時俱起。此乃本之釋典，非中土方書所有。叔和當魏晉間，釋典雖已入中國，士人鮮涉其書，知是經非叔和所集，而為江南諸師秘愛仲景方者所別編。六朝人多好佛，故得引是以成其例耳。唐時獨孫思邈多取是經。宋館閣雖嘗校定，傳者已稀，元明以來，不絕如綫。」其書有《傷寒論》散失方論，為研治仲景書不可逾越之作。太炎先生認為此書為六朝傳本，可從。

排印本《仲景全書》收錄之《傷寒論》所用底本為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本之複印本。上世紀九十年代我請日本留學生從臺灣複印《傷寒論》全帙，2006年8月我將複印本獻給南陽醫聖祠收藏。2007年又將複印本敬贈秦恩甲先生，秦先生所用《傷寒論》之底本源於此。

複印本堪稱清晰，但幾枚印章，難辨其字。今年海峽兩岸關係日益改善，乃於2009年4月到臺灣訪書，頗有所得，多年積疑，豁然冰釋。

宋本《傷寒論》與鄧珍本《新編金匱方論》均為國寶級文獻。宋本《傷寒論》人不易見，謹將筆者誦習宋本《傷寒論》心得及訪書所得奉獻於後。

「宋本傷寒論」原指北宋治平二年（公元1065年）大字本《傷寒論》及北宋元祐三年（公元1088年）小字本《傷寒論》。公元1144年（金皇統4年、南宋紹興14年）成無己《注解傷寒論》刊行，注釋詳明，便於使用，逐漸取代無注大字本及小字本，南宋及元，宋本《傷寒論》未再刊行，至明僅有一部元祐三年小字本《傷寒論》一線單傳，為明著名藏書家趙開美偶得，翻刻於《仲景全書》中，所據之小字本原刻旋即亡佚。趙刻字體字距行格欄線逼真原刻（唯每卷首頁增「明趙開美校刻沈琳全校」10字為藏書家詬病），為讀者珍重，美稱趙開美翻刻《仲景全書傷寒論》為「宋本傷寒論」，實明趙開美刻本也。

宋本《傷寒論》今藏何處？據筆者詳考，宋本《傷寒論》中國藏有五部，日本藏有一部，凡六部：

一、臺灣故宮博物院文獻大樓三樓善本書室一部；

二、中國中醫科學院善本書室一部；

三、上海圖書館善本書室一部；

四、上海中醫藥大學善本書室一部；

五、瀋陽中國醫科大學善本書室一部；

六、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一部。

此六部筆者皆目睹之，手撫之，拍有書影，寫有筆記。

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者，1988年燎原書店影印發行，一函三冊：包括明趙開美本《傷寒論》、清陳世傑本《金匱玉函經》、元鄧珍本《金匱要略》。

就內閣文庫本字體、字距、行距、每頁邊框及運筆風格、氣韻觀之，與趙開美原刻本同。森立之《經籍訪古志》稱內閣本云：「此本爲《仲景全書》中所收，曰翻刻宋版，每卷首題漢張仲景述、晉王叔和撰次、宋林億校正、明趙開美校刻、沈琳同校。其字畫端正，頗存宋版體貌。蓋《傷寒論》莫善於此本。然流傳絕少，僅見秘府所藏。」經與臺灣本校讀，發現日本內閣本有較多訛字闕文，是爲趙氏初刻本。訛字及闕字本人有詳考，逐一與台灣本校讀，另文發表，此不詳述。

初刻本雖有許多訛誤，但在版本學上，具有獨到價值。我國沒有初刻本存世。

下面對臺灣故宮博物院所藏之宋本加以考證。爲便稱說，簡稱「臺灣本」。趙開美《仲景全書》以臺灣本保存經歷最爲曲折。

「臺灣本」原藏國立北平圖書館（今國家圖書館），抗戰期間轉移至美國，1956年回歸臺灣。《仲景全書》轉移過程及拍攝縮微膠卷情況王重民《中國善本書提要·後記》有翔實記載。北京大學王重民教授及其夫人劉修業在保存及拍攝《仲景全書》中起到重大作用。

王重民（1903～1975年）字有二，我國著名目錄版本學家。他對目錄版本研究的成果主要收集在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中。該書寫於1939年～1949年之間。他的夫人劉修業在《中國善本書提要·後記》中寫道：

一九三四年，北京圖書館派有二去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編輯伯希和（P. Pelliot）劫去的敦煌卷子的目錄，不久我亦隨之赴法，幫助他抄錄敦煌卷子的材料並搜集現藏於巴黎圖書館的古典小說、戲曲罕見本中的資料，這些書籍大都是來華傳教士帶回去的。一九三七年，我去英國倫敦大學進修，一九三八年，有二亦赴倫敦輯錄藏於倫敦博物院圖書館中的斯坦因（A. Stein）劫去的敦煌卷子。至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，我們原擬經美國回國，但由於當時美國國會圖書館遠東部主任恒慕義（A. W. Hummel）邀請有二整理鑒定該館所藏的一批中國善本古書，因之我們就留居美京華盛頓。以後有二撰成《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錄》，著錄了中國古籍一千六百餘種。抗日戰爭期間，北京圖書館爲了保證古籍善本的安全，曾選出館中所藏珍貴的書籍二千七百二十餘種，先運存上海，後又秘密運往美國，寄存於國會圖書館遠東部。有二不僅爲這批書籍全部照了顯微膠捲，而且撰寫了提要。一九四六年，有二又應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的邀請，去整理鑒定該館所藏葛思德（G. M. Geertz）文庫的中國善本書，他又撰寫成一千種書籍的提要。總計他在美國的八年之中，所寫的善本書提要，約共五千四百餘種。

原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《仲景全書》轉移與拍攝過程大致如下：

轉移時間：《仲景全書》非抗戰前轉移至美國者，而是抗戰時期轉移至美國國會圖書館的。臺灣謝文仁、蘇奕彰《臺北故宮館藏趙開美本仲景全書護頁題記作者考》說：「在抗日戰爭期間，爲了保存國萃，北平圖書館在1941年起將所藏的甲庫善本精品近3000種從上海運往美國國會圖書館寄存。」此文刊載於2007年4月第37卷第2期《中華醫史雜誌》第98～103頁。

從何處起航運美：《仲景全書》首先運達上海，不是南京。劉修業指出：「先運存上海，後又秘密運往美國，寄存於國會圖書館遠東部。」

何人何地拍攝爲膠卷：王重民在美國國會圖書館遠東部將《仲景全書》拍攝成縮微膠卷。

何時運回臺灣：謝文仁、蘇奕彰《臺北故宮館藏趙開美本仲景全書護頁題記作者考》說：「1965年運到臺灣，由中央圖書館（1966年1月更名為「國家圖書館」）代為保管。1985年再轉由臺北故宮代管。」王重民為《仲景全書》所寫提要在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裏未載。不是遺失，而是收錄於《四部總錄醫藥編》裏。《四部總錄醫藥編》（上冊）《編者的話》說：「北京大學教授王有三（重民）先生專攻目錄版本之學，校勘尤精，善本過目，輒有題記，積稿頗富。此次知有《醫藥編》之刊行，惠然許以《善本醫籍經眼錄》一稿相貽，頗多為向所未知見之書及各種版本，足資補訂。只以未能插入正書中，因列為補遺，附於卷末。」重民所寫《仲景全書》提要錄載於《四部總錄醫藥編·現存醫學叢書總目》附錄二。全文如下：

《仲景全書》二十六卷（明萬曆間刻本，十行，行十九字）。

漢張機撰。明趙開美輯刻。輯刻旨意，均詳序文。全書凡四種：張仲景《傷寒論》十卷、成無己《注解傷寒論》十卷、又《傷寒類證》、《金匱要略方論》各三卷。其《傷寒論》據宋本翻刻，尤足寶貴。卷端有矩庵題記兩則，專論宋本之善。錄之如下：

《傷寒論》世無善本，余所藏治平官刻大字景寫本外，惟此趙清常本耳。亡友宗室伯兮祭酒曾懸重金購此本不可得，僅得日本安政丙辰覆刻本（近蜀中又有刻本，亦從日本本出）。今夏從廠賈魏子敏得此本，完好無缺，惜伯兮不及見矣。坊記。時戊申中秋日戊辰。

北宋人官刻經注，皆大字，單疏皆小字，所以別尊卑也。治平官本《傷寒論》乃大字，經也；《千金方》《外台秘要》皆小字，疏也。林億諸人深於醫矣。南宋已後，烏足知此？矩庵又記」（見王重民《善本醫籍經眼錄》）。

2009年4月10日，筆者赴臺灣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大三樓善本書室訪問趙開美《仲景全書》。該書版本情況如下。

一 徐矩庵獨存北宋大字本《傷寒論》

《北京圖書館館刊》1997年第3期第60~66頁刊登北京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著名教授劉乃和先生的一篇論

文，題名爲《藏書最好的歸宿——陳垣書的捐獻與徐坊書的散失》。徐坊是劉乃和教授的外祖父，她說：「徐坊」（1864～1916）山東臨清人。字士言，又字梧生，號矩庵，三十四歲（光緒廿二年，1897）後號蒿庵，後二年又號別畫漁師、止園居士、樓亭樵客，其藏書樓名「歸樸堂」，蓋取反樸歸真之意。藏書雄富，多罕見珍本。繆荃孫《藝風藏書記·藏書緣起》中說：「邇時談收藏者：潘吳縣師、翁常熟師、張南皮師、盛伯羲、王廉生兩祭酒、王卿、徐梧生兩戶部，互出所藏，以相考訂。徐坊當時任戶部江南司主事，故稱。繆荃孫這裏是把徐梧生與潘祖蔭滂喜齋、翁同和、張之洞、盛立意園相提並論的，可見徐坊的藏書水準。」劉乃和又說：「以藏書考證爲寄，就連對他寶愛珍藏的書籍也不願多所示人，也很少在書上蓋藏書印章。對書籍版本之考證題跋，又吝於筆墨，留世之言不多，日以購書讀書爲事，故世人知者甚少。嗜書成癖，沉浸書堆，獨自鑒賞，竟日與書爲伍，縱有秘笈珍本，從不願多所展示。傅增湘在《藏園群書題記續集》卷一中曾說：「監丞（指徐坊曾任國子監丞）藏書夙富，然嚴局深，秘不示人，同時嗜書如繆藝風，窮經如柯鳳蓀，與監丞號爲金石交，亦未得寓目。」

徐坊矩庵獨爲《傷寒論》撰寫題記，其事少見，這樣一位學養深厚、酷愛藏書的學者，藏有大字本《傷寒論》，不足爲奇。欲尋大字本下落，劉文可爲線索。

二 臺灣本之特點：

（一）書簽：

第一冊夾有三張書簽。

第一張書簽：「國立中央圖書館 善本 子部 醫家類 醫理之屬。書名：仲景全書。漢張機撰。二六卷。五冊。明萬曆二十七年。海虞趙氏刊本」

第二張書簽：「漢張機撰。明趙開美編。仲景全書 二十六卷。明萬曆二十七年海虞趙氏刊本。書號：5892。五冊」

第三張書簽：「平 064。平圖 011603～011607。明萬曆二十七年（海虞趙氏刊本）。按，「平」是北平的簡稱。

(二)「務本堂」朱章及墨筆題記

封面皆簽蓋篆體「務本堂」三字朱章。第一冊首頁有渠庵墨筆題記。題記末尾簽蓋「渠翁」「大徐」兩枚朱章。這些朱章和墨筆題記中國中醫科學院、瀋陽中國醫科大學、上海中醫藥大學、上海圖書館所藏《仲景全書》皆無。

(三)目錄順序

1. 趙開美《刻仲景全書序》；

2. 《醫林列傳》；

3. 《國子監牒文》；

4. 《仲景全書目錄》。

臺灣本《仲景全書目錄》無張仲景《傷寒雜病論集》自序。考趙開美《仲景全書》始刻時，先刻《注解傷寒論》，次刻《金匱要略》。待兩書刻畢，偶得北宋元佑小字本《傷寒論》。趙開美《刻仲景全書序》云：「既刻已，復得宋版《傷寒論》焉。予曩固知成注非全文，及得是書，不啻拱璧，轉卷間而後知成注之荒也，因複並刻之。」《注解傷寒論》是《仲景全書》首先刊刻之本，因此把張仲景《傷寒病論集序》刻入此書中。《仲景全書》刻畢裝訂之時，將宋版《傷寒論》十卷放在最前面，《注解傷寒論》放在第二，《傷寒類證》放在第三，最後是《金匱要略》，用以體現張仲景《傷寒雜病論》「傷寒」居前「雜病」居後的格局。

(四)「姜問岐印」及「秋農」圖章

《仲景全書》每卷第一頁都有「漢張仲景述」、「晉王叔和撰次」、「宋林億校正」、「明趙開美校刻」、「沈琳仝校」字樣，在「王叔和撰次」五字上，簽蓋「姜問岐印」及「秋農」兩枚朱章。這兩枚朱章在北京國家圖書館縮微膠卷本辨識不清。這幾行字及兩枚朱章在文獻考證上具有重要意義。

「張仲景述」表示《傷寒論》是張仲景「述而不作」之書，「述」指遵循舊章而無自創。林億校正與趙開美校刻反映《傷寒論》流傳軌跡。姜問岐將《仲景全書》保存下來，證明《仲景全書》在清代未曾失傳。

王重民所閱之《仲景全書》，卷一首頁第二行「王叔和撰次」五字上鈐蓋「姜問岐印」和「秋農」兩枚方章，對於考證《仲景全書》在清代之流傳極有價值。姜問岐事蹟在何時希《中國歷代醫家傳錄》有所收錄。如下：「《隱求堂日記》姜問岐，內科，清。字秋農，膠城人。游曹仁伯之門。推演《內經》《拾遺》《宣明方論》，續為一書。」

曹仁伯與姜問岐同時而稍長，則問岐當為嘉慶、道光時人。著作未傳。《仲景全書》由姜問岐承傳至今，其價值遠勝於其個人著作之傳世。姜問岐所藏之《仲景全書》得自何人，已不可考。

《仲景全書》刻於1599年，至嘉慶初方二百年，一線單傳，若存若亡，幸賴姜問岐兩枚方章為此書在清代之流傳架起一座橋樑，在版本史上具有重要價值。

三 臺灣本是趙開美日擊手撫之工作本

卷四末頁有「世讓堂翻刻宋版趙氏家藏印」木印牌記。在此牌記之下有「東海仙蠹室藏書」朱章一枚。北京國家圖書館藏縮微膠卷本之圖章字跡模糊不清。「仙蠹」者，蠹魚也。舊書中所藏吃書蟲曰「蠹」，俗稱「書蠹」，尊而稱之曰「仙蠹」。簽蓋此章者嗜書如蠹，故名其書室曰「仙蠹」。「書蠹」又稱「脈望」。唐段成式《酉陽雜俎》續集二《支諾皋》說：「據《仙經》曰：蠹魚三食神仙字，則化為此物，名曰脈望。」趙開美名其書室曰「脈望館」，則「東海仙蠹室藏書」為趙開美藏書之章無疑矣。通過此閒章，可以證明臺灣故宮博物院所藏之《仲景全書傷寒論》為趙開美手撫親讀之本，珍奇無比矣！

卷五、卷六刻有「世讓堂翻宋版」木印牌記。卷五字跡模糊。

卷七末頁只存前兩行書紙，其後殘缺，後經修補，故未見木印牌記。依例推之，亦當有此六字木印牌記。

卷八、卷九、卷十末頁均有「世讓堂翻宋版」木印牌記。

卷十最後一頁最後一行刻有「長州趙應期獨刻」牌記。趙應期是常熟優秀刻工，與趙開美同時。在《傷寒論後序》最末一行下端有「東海仙蠹室藏書」朱章一枚。

簽蓋此章者，非他人，乃開美本人也。臺灣本乃趙開美手撫目擊之本，在文獻學上具有突出價值。

四 臺灣本文句正確可據以校勘

據筆者所考，日本內閣本是《仲景全書傷寒論》初刻本，有訛字，有誤句，有闕文，無後記，無世讓堂及趙應期牌記，非為善本，1856年安政本大量改誤，惜改之未盡。中國中醫科學院本、上海中醫藥大學本、上海圖書館本是第一次修補本。「修」者，修改其訛字也，「補者」，補其闕文後記也。臺灣本、瀋陽中國醫科大學本是第二次修補本，即將第一次修補未盡之訛誤再加修正，因此臺灣本、瀋陽本的文字在諸本中更為正確。第一次修補本留有兩處訛誤。其一，《平脈第二》：「若見損脈來至為難治（腎謂所勝脾，脾勝不應時）」，其中「腎謂所勝脾」是誤句，臺灣本、瀋陽本改為「腎為脾所勝」，是。其二，《太陽中》第93條：「其人因致冒，冒家汗出自愈。所以然者，汗出表和故也。得裏和，然後復下之」，「得裏和」是誤句，臺灣本、瀋陽本改為「裏未和」，是。無論是第一次修補本還是第二次修補本均留有一個誤字，見《辨陰陽易》第392條「熱上冲胸，頭重不欲舉，眼中生花（花一作【月+多】）」，「月+多」的意義是「肉肥美也」，顯系誤字，當作「眇」，秦先生已予校改。考證宋本《傷寒論》務須將兩類誤稱「仲景全書」者加以區別。（一）與張卿子《仲景全書》相區別。口傳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有《仲景全書》一部，2007年11月26日筆者親訪之，乃張卿子《仲景全書》，收書凡5部：《集注傷寒論》十卷（成成本）張卿子參校、《金匱要略方論》三卷、《傷寒類證》三

卷、《運氣指掌訣錄》一卷、《傷寒明理論三卷／附藥方論》，爲丙申（光緒二十二年1896）二月羊城文陞閣校勘，與趙開美《仲景全書》同名異實。《全國中醫圖書聯合目錄》《全國中醫古籍總目》均著錄。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有一部《仲景全書》，2007年12月13日筆者親考所藏，該書一函，書號134，登記號1171670-6。書曰登錄：「仲景全書」。經取閱，發現該書封面有如下文字：「四川醫學者——前清優貢張驥先識珍藏」，扉頁刊有如下文字：「張卿子先生手定《仲景全書》皇都書林溫故堂藏板」。全函收有三部書：《集注傷寒論》、《金匱要略》、《傷寒類證》。日本刻本。二書皆有日文返點符號。（一）與惲鐵樵影印日本安政本相區分。日本安政三年（1856）日本堀川濟影刻藏於日本的趙開美《仲景全書·傷寒論》初刻本而改正訛字，影刻極爲精緻，字旁附有日文返點符號。1923年惲鐵樵以日本安政本爲底本影印發行，抹掉返點符號，於封面赫然寫道：「影印傷寒論 趙開美刻本」。惲鐵樵是中醫文獻學家，精於版本之學，不應將日本安政本有意誤稱「趙開美刻本」及抹掉日文返點符號隱匿不言。惲鐵樵本影響極爲巨大，上個世紀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凡稱以趙開美本爲底本「新輯」、「譯釋」者，皆據惲鐵樵本也。

《仲景全書》排印本面世，不僅將極大推動仲景著作的研究與發展，而且在中國醫學史乃至中國文化史上亦將佔有一定地位。

錢超塵

北京中醫大學 蘭泉書齋

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張叙

先祖公諱璣，字仲景，本漢留侯張良苗裔，良七世孫張商，由陳留遷徙南陽，漸爲地望。先祖公世居棘陽，少從族人伯祖習醫，嘗輯錄三代至秦漢醫方千余卷，時人言識用精微逾其師。桓帝末年爲南陽太守王暢舉孝廉，與鄰邑襄鄉何顛同赴京師，交名士、遊太學、行鴻術、診帝疾，名顯雒陽。以朝政日非，國病難醫，隱居不仕。後遭時亂，避禍荆襄，因與刺史劉表有師門之誼，乃勉守長沙郡縣之責，惠及三湘。先祖以建甯以來疫厲猖獗，目睹生靈塗炭，宗族夭橫，醫工乏術，巫祝欺世之時痛，乃棄官行醫，勤求博采，撰《傷寒雜病論》等活人之術，開庸醫之未悟，傳世人之未知。時家學無私，抄習者甚多。後荊州紛爭，先祖手卷不知存亡。據魏人士安書序知，其當年曾有先祖所論及叔和所集流傳於世。經晉末離亂，先人所傳亦隨時局過江，爲世家望族所秘。又幾經傳抄、刪節，分割成諸多傳本，迨宋人雕版官印後，海內始出現《傷寒論》《金匱玉函經》和《金匱要略》三種傳本，其形式雖非家學舊貌，但傳播內容終於有了統一的本。

由於宋本所據多屬隋、唐間抄本，經注相溷，體例舛錯，曾引起學者紛爭，而當年仲景後人也無家藏印證澄清，致令聚訟至今。蓋棘陽先祖本家，漢後南遷，支分多派，居地不一，聯繫不便，經繁衍再三，各自互不知情，故先祖公手卷不明爲何支系所藏。而余家先人久居江西，至明代宣德三年，三十世祖張惠昆仲始由吉安府易水巷（鄉）返回南陽祖籍，聚族張茨園，清道光以前與吉安舊族向有聯繫，其後音信斷絕。茨園張氏，世以耕讀爲業，雖代有名醫，卻茫然於漢時家學舊事。清代同宗張志

聰者，係仲景四十三世孫，其家也原居江西，因其十一世祖宦遊錢塘而世代居於杭州。志聰以醫名噪當時，觀其所學，仍宋本緒餘；又嶺南同宗張復初，乃先祖四十六世孫，晚清始北歸河南，寄居光州（今潢川），曾言家藏有仲景十二稿授門人左盛德，往事如煙，未知其詳。吾邑秦恩甲先生言：「漢後仲景醫著傳本有先論後方和方證同條兩種體系。先論後方屬仲景原著體系；方證同條是叔和纂編體系。」以此觀點審視先祖著作的衍變，許多學術疑竇渙然冰釋。由於歲月悠久，戰亂頻仍，不僅宋本先祖文籍絕世罕見，就是明人摹刻本也如鳳毛麟角，致使舉國至今沒有系統、完整的仲景典籍，如何體現我國醫學的學術植根所在？

為光大仲景醫學，恩甲先生矢志搜采宋人遺籍，為此他跋涉海內，廣集珍本，對文獻內容，廣證博引，訂正入微，幾經寒暑，今見其成，名曰《新編宋本仲景全書》，該書集《傷寒論》《金匱要略》《金匱玉函經》三家宋人傳本，雖未能盡復仲景醫籍舊貌，亦足以彌補我國宋後無完整仲景文獻之缺如。此舉不僅有益於醫學文化傳承，而於我張氏門楣也增輝生色矣！先生乃南陽近代名醫秦朗齋嫡孫，家學豐厚，治學嚴謹，致力於仲景學術研究三十餘年，為此書復出，極盡心力，誠近代仲景學術研究之力作。此書問世，益國益時，益人益事，更有益於中國醫藥文化之繼承與弘揚，先祖有知，應無憾矣！

河南省文史館員 張仲景五十一世孫 棘陽 張鴻盤 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日

新編宋本《仲景全書》整理說明

東漢末年，南陽醫學家張仲景基於時疫泛濫，生靈塗炭；庸醫乏術，巫祝猖獗的社會局面，他悲天憫人，痾瘵在抱，乃勤求博采，撰著《傷寒雜病論》一書弘揚醫學。從此，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第一部臨床醫學經典，成爲中國醫學發展史上劃時代的歷史豐碑。

早在漢末及三國之際，張仲景醫著至少有兩種傳本行世，這就是曾爲魏國名士皇甫謐所目睹的張仲景論廣伊尹《湯液》的《傷寒雜病論》和王叔和搜采仲景選論編纂的《張仲景方》。這兩種原著今雖已不可復得，然就現有傳本的體例推測，目前存在的「先論後方」和「方證同條」兩種傳播體系，爲我們提供了識別不同版本流傳的依據。我們假設，皇甫謐關於「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張仲景選論甚精」的評語，主要是指「方證同條」的體例創新和林億博洽百家後而認定「自仲景於今八百餘年，唯叔和能學之」的評判理由。那麼，「先論後方」的傳統模式例無疑屬於仲景的原著體例。因此，這兩種學術內容相同而體例不同的仲景大論，都是漢後張仲景各種傳本的文獻淵藪。

皇甫謐《晉書》有傳，是生於後漢，顯於曹魏，歿於西晉的名宿碩儒。就文字發展和演變而言，漢晉間「代」與「世」的賦義與唐後不同，各有所指。故皇甫謐當年（魏甘露間）撰寫《甲乙經》中的「近代太醫令」所指，顯然不是撰文時的當代，更不會是尙未進入中國政治舞臺的晉代，祇能是指曹操秉政時期的後漢獻帝王朝。推究後漢史況，王叔和的任職時限，也祇能界定在漢太醫令脂習按：習系獻帝太醫令，當

操秉政時期的後漢獻帝王朝。推究後漢史況，王叔和的任職時限，也祇能界定在漢太醫令脂習

後漢史實不副。按：王叔和名不見陳、範史籍，然士安《甲乙經》必不虛構。意者：建安初年，叔和或因董卓之亂寄居荆襄，值曹征荊州，叔和以醫學俊才被曹招募，委以官職以補脂習

家。有僵屍之痛，戶戶有號泣之哀；「白骨露於野，千里無雞鳴」的詩句就是描述這一時期的人寰慘劇。於是叔和得以托辭離開許都，搜采仲景失散文獻。

不幸的是，曾爲經皇甫謐評介的兩種仲景醫籍，經歷兩晉離亂和異族南侵的社會動蕩，其傳本幾經傳抄與節錄，又分割成諸多傳本。據《隋書·經籍志》等史料記載：梁有張仲景《辨傷寒》十卷，《療婦人方》二卷，《評病要方》一卷；《唐書·藝文志》有王叔和《張仲景方》十五卷，《傷寒卒病論》十卷；《宋史·藝文志》有張仲景《脈經》一卷，《五藏榮衛論》一卷，《口齒論》一卷，《療黃經》一卷，《傷寒論》十卷，《金匱要略》三卷，《金匱玉函經》八卷等。另有王洙於館閣中發現的蠹簡《金匱玉函要略》三卷，以及高繼沖所獻的《傷寒論》再抄本。此外，孫兆《外臺秘要·疏》稱：張仲景有《集驗》《小品》；梁《七錄》有《黃素方》十五卷；《傷寒身驗方》一卷；《十三經》賈疏又引文張仲景《金匱》；《醫心方》有張仲景《藥辨訣》；而王濤撰《外臺秘要》轉引的《傷寒論》方四十余首，尙有出自十七、十八卷者；《千金要方》宋注引《仲景雜療方》；宋孫奇、林億《金匱要略方論序後》稱仲景《金匱》錄歧黃素難之方近將千卷，等散佚古籍，俱應與上述著錄文獻有著密切的學術聯繫。以上文獻，因傳本不同、抄錄時代不同，立意、取舍各異。除張仲景自注外，後人在收集、整理、傳抄時的加評、加議、加注內容也混入經文，更改方名（如六合二旦）、書名者（如金匱、玉函），從而形成許多內容與形式不同的新傳本。這些仲景文獻，在宋前多藏之內府，秘之私齋，非親不傳，大違仲景當初興言教化初衷。幸賴宋朝皇帝詔儒醫讎校醫書，仲景的主要著作始得以雕版印刷，頒行天下，結束了數百年來張仲景著作傳本歧出的學術現象。宋版仲景醫書，計有十卷本《傷寒論》；八卷本《金匱玉函經》；以及節錄蠹簡《金匱玉函要略》獨立成書的三卷本《金匱要略》。朝廷先是以大字本行世，因價格昂貴，難於普及，乃依浙路本改作小字本印行。隨着官版醫籍的流行，宋前抄本便鮮爲人知、淹沒塵世了。